

里谢谢你。

的温情，将我一步一步推往这个浩瀚隐秘、没有爱的帝国。

CHUWENDE ZUOLIANJIA

初吻的左脸颊

桃子夏 著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初吻的左脸颊

桃子夏 著
chuwen de zuo lianjia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初吻的左脸颊. ① / 桃子夏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6
ISBN 978-7-5358-4492-7

I. 初… II. 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79080号

责任编辑: 陈嫦娥 罗晓银
文案统筹: 李 黎
装帧设计: 刘志娟
封面设计: 何 骏
图片摄影: 继 木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: 410016
电 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印 刷: 长沙兴旺彩色印刷厂
印 张: 16 开本: 660mmX960mm 1/16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-86305466/86305468

001

楔子

003

第一幕

CHAPTER 01

【溺蓝】

命运是诡笑的魔术师在暗处布下千回百转的局，人世间所有因果缘分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

027

第二幕

CHAPTER 02

【苍绿】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该多好。两个人维系着初见时那份情怀，长久守护这份花好月圆，不必担心日后情缘苦短，颠沛流离。

049

第三幕

CHAPTER 03

【幻黑】

每个人都曾是天使，不知道该怎么展开自己的羽翼，只能在时光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它们；每颗心都是一颗寂寞的小行星，只有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才能终结这份美丽的孤单。

071

第四幕

CHAPTER 04

【黯红】

有的男生就算认识10年也只能一起吃饭，看看电影，保持不近不远的朋友关系，比如苏瑾尚；有的男生只是认识几个小时，见过一两次而已，就仿佛相识整个前世今生，熟悉到每根骨头的每一个缝隙里，可以相拥入眠、生儿育女、天荒地老。比如，他。

095

第五幕

CHAPTER 05

【樱绯】

爱情。我一见到这两个字就疯狂迷上了，从此执意和它相守。蜷缩在爱情的怀抱里，我反复品尝它的滋味。皮肤里，空气中，弥漫着醇酒般的浓烈芳香……沉溺痴迷，舌头和皮肤最终失去知觉，爬满疼痛的快乐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123

第六幕 CHAPTER 06
【深白】

闭上眼睛了，他的吻还是没有落下来。爱情在可能发生的瞬间猝然熄灭，终结成两个人心里各自的小小孤单。

145

第七幕 CHAPTER 07
【雪青】

所有美好的字眼都在这目光里一一沦陷。心脏上插着雪亮的匕首，一点一点撕裂天真的皮肉，越刺越深的伤口涌出幽蓝的汁液，呼吸被掐住一般地痛。

165

第八幕 CHAPTER 08
【湊紫】

美丽是一种奇异邪恶的品质，它总在不断的漂泊中。你靠近后想要捕捉它，才刚刚伸出手它又呼地一下随风飘走了，永远只能观赏，不能掌握。

193

第九幕 CHAPTER 09
【缎银】

别人的娃娃永远是别人的。要靠抢才能拥有的话，只会更加显得你可怜。

209

第十幕 CHAPTER 10
【柔灰】

孩子们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千万不能随便乱扔，如果被路过的妖魔鬼怪吃掉这些贴身物，它们就会变成你的模样，变成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你，一口一口吞噬掉你的生活。

227

第十一幕 CHAPTER 11
【炽金】

你的脸从黑暗中浮现出来，浸满不可思议的恍惚。你狭长清澈的眼睛望向不知名的远方，丝毫没有顾及站在面前的我。目光穿越一切现实的存在，抵达彼方的迷梦。

楔子

Siva，若干年后，如果将时光电影一幕一幕重新回放，或许我不会相信在图书馆里陌路相遇的你，或许我不会去喜欢半是明媚半是危险的你，或许我不会诋毁那个用毁灭的方式来庇护我的长辈，或许我不会违抗捕魂者的话去插手谢落微的案件，或许我不会一意孤行去往那个隐匿在雪山里的未知世界。

当众神灰飞烟灭；

当万佛俯首称臣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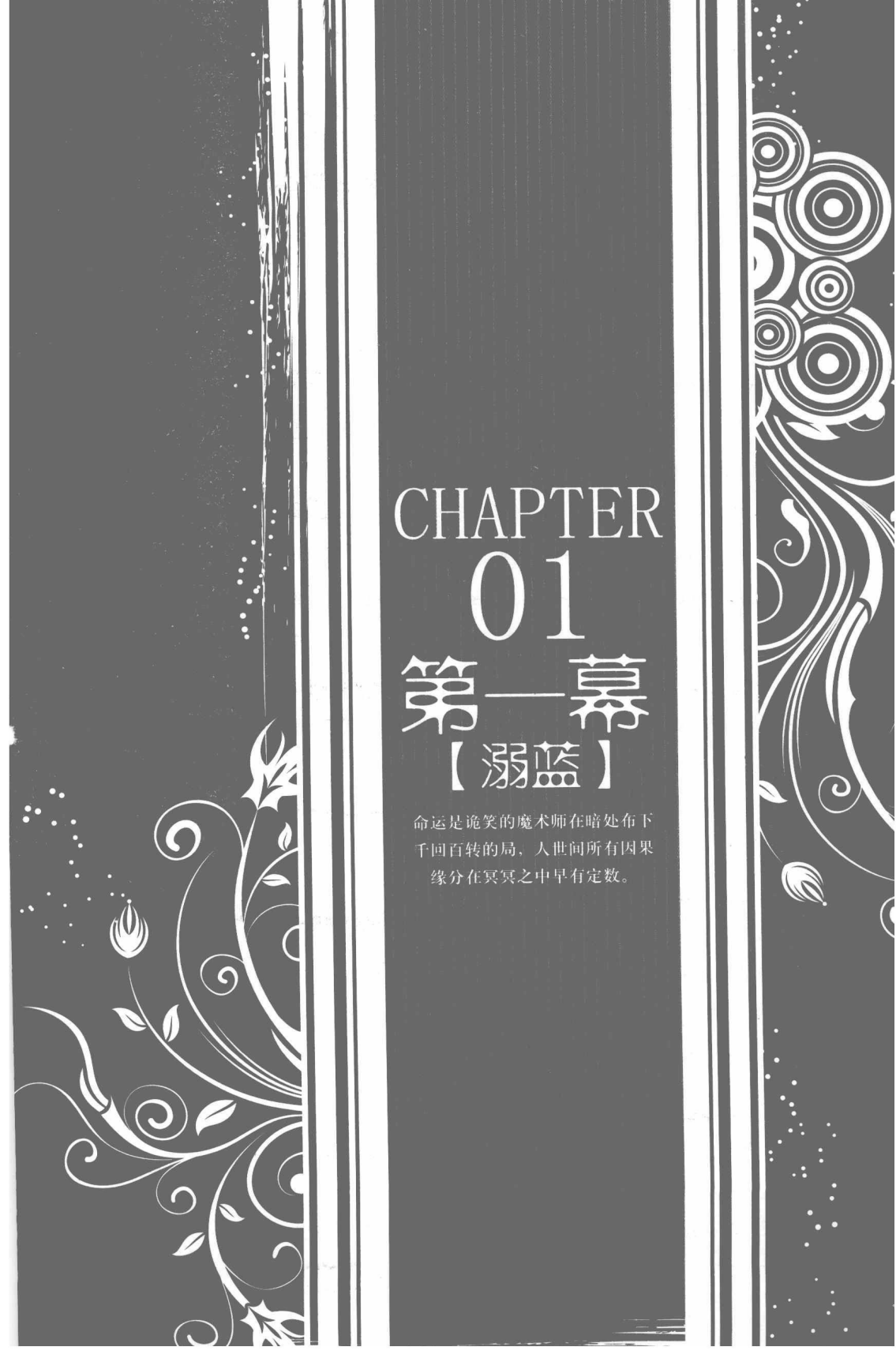
当风停，电止，雷住，当宇宙光影俱寂；

当这人世间的所有爱恨都轰然老去，分崩离析……

Siva，我真想谢谢你。

是你，用最残忍的温情，将我一步一步推往这个浩瀚隐秘、没有爱的帝国。





CHAPTER 01

第一幕 【溺蓝】

命运是诡笑的魔术师在暗处布下
千回百转的局，人世间所有因果
缘分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

Siva，超人气美型小说家。

17岁时以一部长篇小说叩开读者心门，拿下当年最高文学大奖，光速成为全民偶像。

幻黑短发。瞳色幽蓝，清澈又深不见底。沉迷于牙买加蓝山咖啡、大片大片无瑕疵的深蓝和干净到剔透的美好事物。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访谈节目时，他穿一件Gucci的黑色小外套，把里面银灰色的开衫袖子微微往上卷，露出25厘米左右的手部皮肤，凝成一个寂寞的姿势。

那一刻我端着咖啡迟迟收不回目光，青绿火焰刺破坚硬的壳，在心内安静温暖地燃烧。我暗暗地想，真不容易找到手指和手腕都这么修长纤细、温润干净的男生。

这样一双手天生适合写缠绵悱恻的小说，一个字一个字敲中你内心的柔软。

他说“Siva”这个笔名出自印度教里的“破坏之神”，颠倒众生，兼有摧枯拉朽和复苏万物的旷世之力。在现实生活中认识Siva一年后，我回过头去读了他当年出道时写的那部获奖长篇小说，扉页上印着几行纤长静默的字迹——

爱是什么？

有人说，爱是含笑饮砒霜。

爱情至美，砒霜至毒。

CHAPTER
01
第一幕【溺蓝】

深爱一个人失去自己，才会痴痴凝望他无邪的笑脸，一小口一小口饮下他递过来的毒酒。

情意从字里行间流出，恍然觉得他这是在写我。命运是诡笑的魔术师在暗处布下千回百转的局，人世间所有因果缘分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

Siva，如果我有预见未来、洞悉一切的能力，就能阻止后来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，后来的你也就不会消失了。

Siva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

初遇Siva的那一年早春，图书馆外的梨花开得特别好，汽车驶过时惊起一小团明媚雪白的雾气，花瓣簌簌地落满了挡风玻璃，说不尽的妩媚妖娆。我是SZ大学一年级学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，整天围着“功课”、“社团活动”和“咖啡馆兼职”转。

他走进自习室的时候引起了一阵细小的骚动，女生们窃窃私语，都不敢贸然上前搭讪。他把书放在我对面的桌子上，轻轻抽出椅子坐下。我抬头望一眼对面的不速之客：校园里少见的混血儿，黑发碧瞳。他的眼神很安静，瞳色幽冷清澈。与他相比，周围世俗的一切立刻黯然失色。

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清澈又深不见底的眼睛了。

头晕脑涨的我一眼认出对方是谁，0.1秒内心脏狂跳10拍。他迎上我的目光问我是不是上官星见，没等我回答又拿起桌上的散文稿翻了翻，目光挑剔。趁他还没毒嘴，我一把抢过来说：“我是星见，什么事？”

“很少有女孩子敢这样注视我。”

“那当然，谁见着妖孽不怕啊？”谁知道这句随意的调侃让他脸色一沉。我翻了个华丽的白眼。

“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”他递过来一张照片，“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，你看认识吗？”

我接过照片细细端详。

相片中的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模样，穿着深蓝校服小短裙，抱着高中课本。清亮明丽的眼瞳里水色潋潋，仿佛随时会掉下晶莹的泪滴。下巴尖俏，左脸颊上依稀有一颗细小的泪痣，风吹乱了她的额发，笑容里隐约有妩媚的邪气。

突然想起高中同桌的口头禅——“家有妖孽初长成。”

电光石火间闪过脑海的字句是“电视台整人节目”、“这照片怎么流出去的”和“名人也有疯狂时”。这根本就是我的照片，他怎么会有？

从前只知道有个叫Siva的名作者，原来也不过是个无聊的人。我觉得失望，沉默地把照片还给他，收拾书本准备闪人。

他从我的神色中看出端倪。

“上官星见，你误会了，听我解释。”

“误会？”我冷笑一声，“莫名其妙地冒出来，不但知道我的名字，还拿着我高中时的照片说这是你女朋友，问我认不认识！”

“你真的误会了，她只是跟你长得很像。”他拿出一个蓝色封皮的学生证，里面白纸黑字地写着：

姓名：谢落微

性别：女

出生年月：1991年3月7日

籍贯：广东省广州市

学号：04870103

第一学期注册：（公章）深圳市××中学

第二学期注册：（公章）深圳市××中学

.....

表格旁的证件照上又是那张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脸，头发往后梳成马尾，笑得清甜。

“她是我的女朋友，谢落微，四年前在一场意外里丧生。”

“意外？”我很好奇，停下收书的手。

“准确地说，是一场凶杀。”他竭力平定情绪，“四年前的7月11日晚上6点多，我们一起看完电影后，我送她回家，然后目送她走进小区门口。谁知道几分钟后，她就被凶手杀死在电梯里。”

“杀死……在电梯里？”我毛骨悚然，满背冷汗。

“是的，她被人从背后掐住双手，割喉放血，终因失血过多而死。当时电梯里没有其他人，摄像头被破坏，没能录下任何画面。唯一的线索是她出事前曾给我发过的一条手机短信，还有她手里死死拽着的一张塔罗牌，牌面的图案是‘倒吊男’。”

“等等！那条短信跟她的死有关吗？”我耸耸肩，“或许短信里会有线索？”

“她说‘有东西在跟着我，我好害怕’。”

“跟着她的，会不会就是凶手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他苦笑，“可是警方顺着这条线索查不到任何

东西，后来他们找我做过几次笔录。两个月后结案，他们最终判定凶手是住在她家楼下的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。这名患者本人无法承担刑事责任，只判定其家人监管不力，将他送往医院强制治疗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我认为很不值。

“对，就这样。”他抬起头望着我，眼神明亮摄人，“可是我不相信，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，真正的凶手说不定现在还逍遥法外，我要把这个人找出来。哪怕是一丁点儿线索，我都不会放弃。”

一股阴郁的血液涌进我的心脏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。

我打断他：“你看过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吗？”

“我不信佛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我也不信，只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说那些作恶者‘当堕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求出无期’，坏人自有恶报，你既不是警察也不是侦探，凭什么去抓他们？”

“业报太迟，我等不及了。”他把那张照片递给我，“无论如何，你跟落微长得这么像，总算是一种缘分。照片请你留着，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件事情的线索或是消息，告诉我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我接过它，随手放进外套口袋里，心里愤愤地想：

什么电梯杀手？

什么神秘虐杀？

就算被害人跟我长得相像，那又关我什么事？难道要我也踏上这趟浑水？请原谅我这么现实，穷人家的小孩听不起爱情故事，更玩不起风花雪月。

这个“爱情故事”已经占用了我25分37秒的时间，接下来我还得去

还书，找老师借备课笔记，胡乱啃几片饼干后火速去校门外的咖啡馆打工。

我嗖的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拾桌上的书，准备闪人。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比落微高，高很多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我骄傲地一挑眉毛，“你那个女朋友也就一米五几吧？我171厘米，比班上好几个男生都高。”

他不答话，像升国旗一样缓缓地站起来，渐渐高过我的肩膀、下巴、眼睛、头顶……直到比我高出足足半个头。真是长江后浪踩前浪，前浪踩成沙茶酱。我顶着一张“老娘就是沙茶酱”的臭脸，很不痛快地火速闪人，临出馆前还狠狠一回头，检查他有没有跟来。

果然，他跟来了，一路跟到我打工的那家咖啡馆。

92℃咖啡馆，校门口那条街上最拉风的咖啡馆，以“味道极其销魂，环境极其优雅，价格极其不靠谱”享誉江湖。

来这家咖啡馆的第一天老板娘就告诉我，人们在舒适惬意的时候，体温会略略上升0.2℃，也就是37℃。煮咖啡刚好相反，100℃的沸水太过火，唯有略略低出8℃——92℃水温煮出的咖啡，味道最是倾心。然后她啪地抽出一支温度计递到我手里，从此开启了我每天拿着温度计测量咖啡温度的生涯。

这天是周六，约会的小情侣们一对接一对的，整个下午我忙得快飞起来，眼睛还不忘时时不时瞟一眼独自坐在窗户边喝咖啡的Siva。

他点了一杯蓝山，侧影落寞孤独。

某一瞬间，心被那个侧影惊动，就像封闭多年的黑暗罐子猛地被撞

翻，掠过艳丽美妙的光线，让心无限欢喜雀跃，在这渺然的天地间期盼到久违的光明。

我拿出那张他女朋友谢落微的照片，第一次用“不，这不是我”的念头去端详它。

尖俏的脸庞。

微微上翘的唇线。

还有眼神里的那一抹诱人妩媚。不不不，与其说是妩媚，不如说一种半人半魔的神秘气息。眼神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，一旦凝视着你，你的灵魂都快要出窍。令人着魔的，还不是神圣感，是带着惊恐的臣服，好像世界末日就只能指望她了一样。

幽暗华美，绮丽妩媚。

我相信了他说的那个故事，那个“前女友谢落微被神秘凶手虐杀在电梯里”的故事，尽管五官如同双生儿，可我的眼神里永远流露不出这么汹涌的妩媚。

她是谢落微，她是跟我长着同一张脸的谢落微，她是四年前被虐杀在电梯里、警察至今抓不到凶手的谢落微。

她是让这个风度翩翩的男生思慕至今、无法忘怀的谢落微。

她不是我，她不是倔强的上官星见。

我把照片翻过来，背后有一行清瘦字迹：“Siva，137××××1177。”

“星见！”工友撩开制作内间的帘子，朝我说道，“你的手机响了很久了！”

“噢噢，谢谢！”我跑过去摁下接听键，“喂？妈？”

对方不是我妈的声音，是邻居王婶。

“星见！你快回来！你妈妈刚刚从楼梯上摔下去了！”

“摔？摔下去了？”手里的咖啡壶一晃。

“对啊，你妈拎了好多东西上楼梯，不知怎么的就摔下来了，吓得我们……喔唷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妈当时脸都白了，捂着胸口，半天说不出话来……”

“现在呢？”我冲着电话吼，“她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在床上休息，她缓过来了，怕花钱，不肯去医院……”

“我马上回来！”

赶回家时，王婶和几个老邻居守在我妈身旁，用冰过的湿毛巾帮她扭伤的脚做冷敷。妈的脸上有了血色，说话也有力气了。

“星见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她惊讶，“你不上课？”

“是我叫她回来的，你刚摔下去的样子真是吓人。”王婶心有余悸地抚着胸口。

“妈，走，去医院。”我想抱她，她一把推开我。

“不去不去，哪里去得起医院。”她摸着扭伤的脚踝，“又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崴了脚，敷一下就好了。”

我心里一酸，很不是滋味。

“不花什么钱，我们去找医生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，开点治跌打损伤的药。”我安慰她，“上周我去交了水电费，卡里还有1000来块。”

妈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卡里没钱了，昨天我去交了这个月的房租。”

“我，我在打工，我有钱。”

“你那份兼职一个月就800块，在深圳这种地方哪够用啊？”她慈爱地抚摩我的脸，“星见，你不要操心家里的事情，有空打扮打扮自己，跟同学们出去玩。我看楼上跟你一起念大学的那两个小姑娘每个周末都化了妆，穿得漂漂亮亮地出去跟男孩子约会……”

“我是您的女儿，就是不化妆也比她们漂亮。”我捉过她的手，“您等等，我找点东西帮您包扎。”强忍喉咙里的哽咽走进客厅，刚刚离开她的视线，眼泪就刷地淌了满脸。

胡乱擦了擦。在茶几上扯了一些干净的纸巾，从药箱里翻出双面胶、消毒药水、纱布、小剪刀。王婶好心地回家拿了一瓶正骨水送来，其他邻居陆续散去。

我撕开纱布，叠成一个小方块，倒上正骨水帮妈包好脚踝。

她咬着牙，不喊半句疼。

晚上她很早就睡去，我握着她的手在床边坐了许久许久。她血气不足，手心一直暖不过来，皮肤比从前粗糙了很多。

一个女人无论怎么悉心保养，一过40岁她就真的老了。我妈年轻时是个数一数二的美人，在京剧团里唱花旦，尤爱《霸王别姬》这一出。一直记得她在《霸王别姬》演“虞姬”那个扮相，青丝三千，忧愁万年，眉目间泪光点点，顾盼生辉。台下的人们看得痴迷，听她婉婉柔柔地唱——

劝君王饮酒听虞歌，解君忧闷舞婆娑。

嬴秦无道把江山破，英雄四路起干戈。

自古常言不欺我，成败兴亡一刹那。

宽心饮酒宝帐坐，待听军情报如何。